

中國上古石器圖說

陸 懋 德

一 石器在文化上之價值

中國考古學之發達，較西國爲早；然石器之研究，則較西國爲遲。中國之有考古學，由來久矣，其科目本分金石二類。然所謂金者，乃指鐘鼎之屬而言；所謂石者，乃指碑碣之屬而言。若以石類言之，自北宋時代出書之歐陽修集古錄，至前清末年出版之端方匋齋藏石記，於石碑石像之類，著錄無遺；而於石刀石斧之流，皆無一物。蓋此類之物無美術上之價值，無文字上之考證，故收藏家未之留意也。前數年，余在北京友人座中，曾談及所見之古物。或言家有商彝，價值萬元；或言家有周鼎，價踰千金。余言商周鼎彝，不過二、三千年之物，未足爲古。余有一物，至少在一萬年以上。衆皆不知所謂；余因袖出石斧一具，形式古朴，土鏽斑斕，一座爲之屈服。蓋上古之人，智識未啟，不知製造器具。然手無器具，則無以扶助生活；故檢石片以爲刀，拾石塊以爲斧。自有此具，即可以傷害禽獸；自有此具，即可以敵禦異族；自有此具，即可以伐林木，闢田土。此即人類生存競爭之起點，亦即人類種族殘殺之起點，亦即人類文化演進之起點。世界最古之人類遺物，無過於此者矣。

二 西人研究石器之始

西人對於石器之研究，其歷史亦甚幼稚。在西歷一六〇〇年間，歐洲曾有石器之發現，而時人皆不知爲何物。或以

一，惟明人李時珍曾言“藤州以青石爲刀劍”，然亦未知其在文化上之關係。見李時珍本草綱目第一〇卷。

二，H. F. Osborn: Man of old stone age, their environment, life and art: pp. 12-17
New York, Scribner, 1915.

爲仙器，或以爲鬼物，或以爲雷石，詳見英人哈頓 (Haddon) 人類學史^三。至一八四一年，歐洲又有石器之發現，當時漸引起好奇者之研究。此後屢經各國學者之討論，及政府之調查；至一八六〇年，始公認石器爲上古人民之工具，詳見法人塞恩腦卜 (Seignobos) 古代文化史^四。由此可知西人對於石器之研究，其歷史亦不甚遠也。當時研究石器問題者，以丹國學者爲先進。一八六〇年以後，丹國皇家博物院遂取所存古物，按照人類進化之時期，爲之分類陳列。是時博物院院長桃木生^五 (C. J. Thomson) 主張定爲石器時代，銅器時代，鐵器時代，是爲人類進化之三大期。至今考古家歷史家之著作，皆奉之爲科學公例，而自此考古家歷史家之面目，亦爲之完全改觀矣。此見西人石器之發現，在西歷一六〇〇年以後，而其公認石器，銅器，鐵器，三大時代之名詞，又在西歷一八六〇年以後也。

三 華人研究石器之始

前言西人石器，銅器，鐵器，之分類，實爲近世科學上一大發明，而在中國，古人則似知之甚早。春秋末年，風胡子對楚王論劍^六，有“神農之時，以石爲兵；禹穴之時，以銅爲兵；當此之時，（此指周末）以鐵爲兵”等說。此與西人所謂石器，銅器，鐵器，三大時期，完全相合，並非傳會。此事見越絕書，此書爲周末人所作，或爲東漢人所著，至今尙無定論。然其出書至晚，亦當在晉代以前，即至晚當在西歷二六〇年以前，此實爲人類進化分期方法之最早的發明矣。然石器之作用，及石

三, A. C. Haddon: History of anthropology: p.137, 138; New York. Putnam, 1910.

四, C. Seignobos: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: pp. 15-30; New York, Scribner, 1906

五, A. C. Haddon: History of anthropology: p.110.

六, 越絕書第一一卷。

器之時代，雖經古人早已言及，惜乎後人又不知留意！在唐宋時內，有數次發現石斧。唐人李石續博物志謂之爲“霹靂^七楔。”宋人周密齊東野語謂之爲“雷公斧”^八。此與歐洲中世紀雷石之說同一謬誤。二人皆精於考古，而竟不能辨，殊爲可惜！夫以彼二人之淵博，豈有未讀越絕書之理？蓋雖見其書，而未知深思故也。此見中國先哲，早已知石器時代之存在，而後人不知注意，反失此非常可貴之發明矣。

四 中國石器之發現

中國各種學術，多上溯孔子，即考古學亦何獨不然？國語稱“陳國有隼，集於陳侯之庭而死，石磬貫之。”陳侯以問孔子，孔子^九曰：“隼之來遠矣，此肅慎氏之矢也。”肅慎即今之吉林，“石磬”即考古家所謂石鏃，俗稱石箭頭。此爲發現北方石器之證。唐人劉恂嶺表錄異，稱“雷州雨後於野中得石，謂之雷墨。”雷州在今廣東，“雷墨”即考古家所謂石鏃，其形似墨錠。此爲發現南方石器之證。近十餘年內，日本人鳥居龍藏在朝陽鐵嶺得石器頗多，見所著南滿洲古人種考。瑞典人安特生(Anderson)，在雲南直隸得石器頗多，現存北京地質調查所。近數年內，余又在山東河南山西等處，各得石器數十種，雖爲數不多，實足爲各種石刀、石斧、形式之代表。凡此皆就土人購得，皆在黃河流域發現，比之邊省發現者尤爲可貴。茲擇其形式不同者，每類各取其一，以作各類之代表，列圖如下（各圖皆佔原器面積十分之三）：

七，續博物志第一卷。

八，齊東野語第一二卷。

九，魯語下國語第五卷。

一〇，唐代叢書第三六卷。

一一，寧鴻釗石雅卷中引。

“甲”爲扁圓青石塊，無孔，下端之刃，或係使用日久所致，亦或由人力磨成。

“乙”爲長方青石條，無孔，下端之刃，或係使用日久所致，亦或由人力磨成。

二器皆無孔，年代甚古。“甲”在河南漳德府出土，“乙”在山東鄒縣出土。

“丙”爲薄青石片，上端或係折斷，下端有刃，似由人力磨成。

“丁”爲薄白石片，上端兩側有磨成凹痕，蓋用以縛於木上，以作長兵之用，下端有刃。

二器皆無孔，年代極古。“丙”“丁”二石皆在山東泰安縣出土。

“戊”爲長圓黑石塊，上端有孔，所以便繫帶；下端有刃。

“己”爲長方黑石塊，上端有孔，以便繫帶；下端有刃。

圓孔外寬內狹，似用石器磨通。“戊”在山西太原出土，“己”在河南漳德府出土。

“庚”爲薄青石片，有孔，有刃，狀如農人刈禾之鐮刀。

“辛”爲薄青石片，一端微短，似非折斷。

圓孔外寬內狹，似用石器磨通。“庚”“辛”二石，均在山東歷城縣出土。

五 石器與中國人種之關係

中國後世學者，既不注意石器，故歷代雖有石器發現，亦不能辨其爲何物。不幸數年前，日人，西人，在中國所得之石器，又皆在邊境荒遠之土地，而不在古代漢族之舊居。於是外

人之批評家，遂謂中國內地不出石器，即謂中國內地之華人，未經過石器時代，即謂中國之原始漢族，在石器時代以後，始入居中國內地。美人勞夫耳(Laufer)大倡此說，見所著中國古玉考^{一二}。近時華人如章鴻釗作石雅^{一三}，李泰棻作中國史綱^{一四}，並附和其說，不知其誤。誠如其說，則漢族在中國內地之地位，幾如英人之在澳洲，美人之在北美，而已失其最初主人翁之資格矣。此等問題之關係，亦不可謂不大。然中國內地，並非不出石器，近數年，余既在山東山西河南得石器，如上列各圖所代表，而去年安特生(Anderson)亦在河南得石器，見所著中國遠古之文化^{一五}。山東山西河南者，即所謂黃河流域，固為上古漢族文化之出產地也。夫黃河流域，雖非漢族之發源地，而其為上古漢族入主中原之舊居地，則無可疑。其土地既為上古漢族之舊居，其石器自為上古漢族之遺物。然則吾人漢族之遠祖，在石器時代之內，固已定居中國內地矣。

六 石器與亞洲地勢之關係

上古時代，亞洲東北境與美洲西北境相通，地學家久有此說。近年美國亞洲探險隊，在蒙古竭力查考，又倡世界最古人類發源於亞洲中部之說。探險隊長安德思(Andrews)始為此說^{一六}。去年美國紐約博物院院長奧士卜恩(Osborn)到中國，亦有最初人類發源蒙古之說^{一七}。蓋亞洲與美洲在上古時代地土相接，故其人種同源，且此事又可用石器證明。美人

一二, B. Laufer: Jade; A stud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: p. 29, Chicago,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: 1912.

一三, 章鴻釗石雅卷中。

一四, 李泰棻中國史綱七三頁。

一五, J. G. Anderson: Early Chinese Culture, p. 26, Peking,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(in Chinese and English), 1923

一六, R. C. Andrews: Digging for the Roots of one Family Tree, Asia, pp. 439-444 May 1921

一七, H. F. Osborn, Mongolia might be the home of Primitive man, Peking Leader, Oct. 10. 1923.

勞夫耳(Laufer)雖不信上古漢族在內地經過石器時代,而又驚嘆中國所發見之石器,與北美石器形狀相似。^{一八}日人鳥居龍藏亦謂“中國北部所發現之石刀,與美洲愛士其模人所用者正同”。^{一九}再證之余在美國所見土人之石器,皆可信二人之說為不謬。考古家所最注意者為器物之形式(Type),如其形式相同,則必求其相同之理由。假如亞美二洲自古中隔大洋,其人民不能交通,其器物之形式必不能不約而同也。蓋在石器時代之內,亞洲東北部,與美洲西北部,尚未經大洋沖斷;其接連之處,當即在今之比令海峽。當時必有土脈為之銜接,如伯那嗎運河未鑿通以前之狀況。二洲既自古相通,故有一部份人民由亞洲流徙北美,而此已經絕跡之土脈,即為二洲人民往來之大道,故其所用石器之形式同出一源也。

七 中國石器年代之推測

石器例分前後二期,即所謂前期石器後期石器是也。在中國所發現者,皆屬後期石器。去年始有法人在陝西發現前期石器之說,余尙未見。據英人齊恩(Keane)所考,即歐洲後期石器之年代,亦不能少於六萬年以前,而後期石器年代之經過,又必歷數萬年之久;^{二〇}然則石器年代之久遠,由此可見矣。夫石器之年代,本難確定;然考其環境之關係,亦可推其時期之大略。若依據中國黃河流域之文化,而斷定後期石器在黃河流域之年代,余以為數萬年以上,乃至少之數。至風胡子所謂“神農之時,以石為兵者”,^{二一}蓋指神農之時,尙有石器之存在,非謂用石器始於神農之時也。

一八, B. Laufer: jade p. 50.

一九, Quoted by J. G. Anderson: Early Chinese Culture, p. 3

二〇, A. M. Keane: Ethnology p. 55, London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 1901

二一, A. H. Keane: Man Past and Present: p. 15, London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20

二二, 魏志書第一一卷。

昔韓文公詠石鼓之詩曰：

“嗟余好古生苦晚，
對此涕淚雙滂沱”！

夫石鼓之爲物，不過數千年前之遺跡耳。若使韓公得見數萬年前漢族先民所遺之石刀石斧，吾不知其感歎又當何如也。